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四一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

纽约

---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11).....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516);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517)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四百一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Y. A. 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411)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6)；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7)。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6)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7)

1. 主席：今天，我们收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和伊拉克代表的申请，要求参加安理会目前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无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除已邀请的约旦、以色列和叙利亚代表外，也同意邀请刚才提到的那两位代表。

2. 既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照此进行。

3. 鉴于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多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我建议按照先前的惯例，邀请那些请求将此项目列入议程的代表们，在安理会讨论此问题期间，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同时我建议邀请其余要求参加辩论的代表们，在安理会大厅指定席位就座，如果他们想要发言，就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如无异议，我们就照此进行。

4. 既然没有反对意见，此项建议即行通过。

应主席邀请，约旦代表 M. H. 法拉先生和以色列代表 M. Y. 特科阿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叙利亚代表 G. J. 托迈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 M. A. 科尼先生和伊拉克代表 A. 帕查奇先生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5. 主席：安理会即将开始考虑目前的议程项目。在名单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印度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6.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我欢迎您担任本月的安理会主席。我的代表团深信在您英明的、富于政治家风度的指导下，安理会将能圆满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责。

7. 同时，我们愿意向前任主席表示我们衷心的、诚恳的感谢。塞内加尔的迪奥普大使在他杰出的主席任期内，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对安理会的工作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他的智慧、判断力和外交手腕在微

妙的、常常是持久的谈判中总是运用自如，从而使我们在我们工作的两个关键领域中通过了一致的决议。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迪奥普大使的离职使我们失去了从一个老练的同事那里得到宝贵指教的机会。我们想借此机会祝愿他在新的活动领域中获得全面的成功。

8. 仅仅几天前，安理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以色列武装进攻约旦河东岸的约旦村庄所造成的西亚严重局势。经过四天的辩论和彻底的、几乎是通宵达旦的协商，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进攻，并对违反停火协议的暴力事件表示遗憾。可是决议通过后不到一个星期，三月二十九日发生的又一次严重违反停火事件又被提交到了安理会前。根据已得到的全部报告来看，这次发展成动用飞机并造成人员伤亡和居民财产损失的重大武装冲突，显然违反了三月二十四日安理会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的禁令。

9. 有人认为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暴力事件是引起最近紧张局势恶化的原因。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最近以色列的各项措施伤害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平民，并造成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民流离失所。依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这是不能允许的。那些决议决不能被解释为：阿拉伯人民应该接受以色列的军事占领。

10. 我国代表团过去曾经讲过，现在愿意再次重申：安理会一再通过停火决议，却不要求撤退外国军队，这种局势必然造成不可忽视的严重后果。只要以色列拒绝从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这个地区就不可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和平前景。严重的紧张局势将继续下去，在外国占领下的阿拉伯人民也将继续抵制这种占领。那种认为在这种长期军事占领的压力下能够实现西亚和平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以色列必须同意彻底执行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

11. 同样重要的是：当事各方应协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使其完成促进安理会上述决议得以履行的任务。在研究并通过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四

八（一九六八）号决议的那次安理会讨论中，我国代表团对军事冲突势必影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完成其使命这点，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从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报告〔S/8309/Add.2〕中，我们注意到雅林大使正在努力促使双方就执行这项决议的立场，发表一个一致的声明。我们希望以色列政府将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合作，使其完成促使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得到全面执行的使命。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对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为防止局势恶化所做出的极大努力和他对雅林大使的使命所采取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同时，国王在自己国家处于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领导人民有方，我们对此表示敬意。

12. **主席：**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13.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三月二十四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谴责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停火决议，向约旦发动精心策划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警告说安理会“将不得不根据宪章规定，考虑进一步和更有效的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可是这个决议被一致通过后的第五天，即三月二十九日，约旦大使就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约旦发动新的预谋进攻。

14. 必须强调指出这次新的侵略的恶劣性质。以色列的空军和炮兵猛烈轰炸了约旦的九个平民居住的边境村庄和卡拉迈难民营，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平民。攻击的目标是东古尔运河区的农业发展区，其明显意图是剥夺阿拉伯人民的生计来源。这次攻击是从被占领的约旦领土上发动的。而以色列代表提出的厚颜无耻的理由中有一条竟是保护以色列儿童。这种无缘无故的攻击、肆意屠杀和平居民和毁坏阿拉伯村庄的行为，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每日实行残暴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演习，其程度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国的暴行。它构成了战争罪行。

15. 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新的暴行，安理会与世界公众舆论用不着感到惊奇。事实上，在安理会一致谴责以色列的一天之后，艾希科尔先生、犹太复国主义的头子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就毫不掩饰地抗

拒和全然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以他们所特有的傲慢态度叫嚷什么决心永久消灭阿拉伯人民，并决心从新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清除阿拉伯人民，象他们以前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所做的那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清除异教徒。

16. 于是，约旦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再次在安理会控诉了以色列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象这种事情的发生，只能表明安理会没有能够制止以色列继续违抗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以色列一再挑起事端的行为，对一切关心世界和平的人说，是一个不祥之兆。

17. 我有义务提醒安理会和联合国注意以色列即将对阿拉伯各国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在防止渗透的借口下，继续不断地进攻约旦并在叙利亚边界和西奈半岛集结了大量军队，这恰恰证明了以色列的侵略意图和军事计划。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一再重弹和平老调，是不能也不会欺骗任何人的。这些老调只证明了我刚才说的话，因为它们全属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帝国建设格局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格局构成了以色列过去二十年的历史。

18. 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无疑会忆起最近的证明，即以以色列六月五日发动的卑鄙阴险的袭击。这次袭击发生在正当安理会开会设法解决中东危机的时候。据引证，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列维·艾希科尔先生对以色列议会演说时，曾经告诉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没有侵略意图。”他说：“我们除了要求在我们现有的领土上和平生活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

19.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当时的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宣读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如下声明：“我们没有征服他国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终止阿拉伯人妄想征服我国领土的企图和解除封锁……。”〔第一三四七次会议，第33段。〕

20. 那声明就是征服的前奏曲。就这样，在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猛烈进攻前总要进行一番虔诚的和平呼吁。以色列有两个公开宣布的国策：一个是在全世界面前宣称和平，另一个是在国内宣布的主动政策。这个政策是扩张领土、摧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用武力解决争端以及不断对联合国公然表示蔑

视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体。目前我们面临着同样严重的危险形势。所以就更加有理由使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它的国际义务。

21. 以色列险恶用心的另一个不祥征兆，以及作为它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积极从事的每次背信弃义进攻的借口的、众所周知的方式，就是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依然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合法主人——和在以色列占领桎梏之下的阿拉伯人，都说成是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

22. 我们代表团一贯认为并继续认为：这种提法是很不恰当的。事实上，我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曾声明：

“我们的政策是鲜明的：在任何事业上，毫不含糊地支持正义，特别是在我们阿拉伯兄弟维护合法权利的事业上。阿拉伯兄弟们觉得，用高级专员在一九六五年的报告中的话来说，‘……一个国家被人一笔勾销了，人民被蛮横地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第一二八八次会议，第98段。〕

23. 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召开的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又一次声明：

“……每逢我们讨论以色列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问题，我们总是忽略一件事，那就是：除了叙利亚人、埃及人、黎巴嫩人或约旦人”——或其他阿拉伯人之外——“还存在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我们屡次听到的全部悲惨事件，……就是由于这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遗忘而引起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确实存在，而这些阿拉伯人同其他人民一样，有决心，有意志，热爱而忠于自己的祖国。”〔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68段。〕

24. 为了强调这一不可抹煞的事实，我想引用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三月三十日星期六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杰出的发言中的非常精采的话：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象火山爆发一样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有些人以为这一运动已被永远消灭了），这对那些采取毁灭和掠夺政策的人来说，确实是令人担心的事。但是想继续推迟阿拉伯人民

的新生，那是幻想。无论是联合镇压、所谓防范措施或是所谓累进的报复手段，都不能制止这场由占领本身造成的战斗。”〔第一四〇九次会议，第104段。〕

25. 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对我们维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断地表示轻蔑。在此，我想提醒他：一九六四年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曾作出如下决议：

“（1）支持全部恢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其本土的一切权力和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2）宣布全力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放斗争。”<sup>1</sup>

26. 恐怖主义首先是由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下组织带到阿拉伯土地上的。在三月二十二日〔第一四〇四次会议〕，我已经列举了各种这样的地下组织——哈加纳、派尔马契、伊尔贡、莱契——现在我不想再细述了，但百闻不如一见。

27. 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广泛地描绘过他们的功绩。阿伍奈尔·格鲁斯祖夫所著的刺客回忆录<sup>2</sup>就是其中之一。你们会看到他们自称为匪徒和杀人凶手。我们毋须详述这本书的任何一部分，只要看看封面上用来介绍这本书的一段引文就行了：

“我举起了我的手提机关枪，把枪筒从汽车的窗口伸出去。征服就在我们面前。少校转过他的头——脸皮相当松弛，随后又绷紧起来。我一扣扳机，三发子弹射进他的腹部。他脸朝下扑倒在地。他手里拿着的奶瓶子飞了出去，在人行道上打碎，他的血和牛奶溶合在一起……”

后来谈到暗杀另一个少校：

“这座别墅由两名阿拉伯警察守卫着。乌齐不是悄悄地干掉他们，而是用毛瑟枪向他们的腹部打了十三枪。四名爆破手朝别墅跑去，在一百公斤炸药的爆炸下，别墅崩碎了。当天晚上，我洗了洗，穿上白衬衣，上电影院去了。”

<sup>1</sup>见文件A/5763。

<sup>2</sup>纽约，T. 约塞洛夫，一九五九年。

28. 就是这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和一般成员，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和军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以前驻联合国的各位代表都是属于什么地下组织的。如果特科阿先生能够向我们表明他的身分，我们将不胜感激之至，因为我们实在搞不清楚。

29. 过去，这伙人总夸耀他们的功绩，夸耀他们如何杀人、抢劫和破坏。今天，这些功绩已经编入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些抢先一步的行动如今变成了整个以色列军队的活动。以色列政府公然承认这些行动都是以色列事业的合法表现。

30. 一个大拉比是用这样的话为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辩护的：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把在埃里兹以色列的”——当时以色列还不存在——“所谓的恐怖分子逐出教会，对于这些人我不得不大喝一声道：伊尔贡和其他人都是真正为犹太人和埃里兹以色列而殉难的烈士啊！”

31. 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但在对当地人民的残酷性和野蛮性上，它已超过殖民主义的惯用方法。老殖民主义镇压当地人民是为了加紧控制他们的领土，掌握他们的资源和命运，而以色列却企图利用屠杀和赶出家园的方式来处置当地人民，硬把在这个领土上合法地过着和平生活的民族，变成依靠国际慈善救济而生存的难民。

32. 但是以色列已经从一个殖民主义的基础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着大片的阿拉伯领土，这一事实证明它是建立在扩张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了一系列入侵，这方面联合国有其罪行记录可查，这一事实证明它把侵略作为手段。它所礼赞的是对阿拉伯人的仇恨，憎恨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仇视他们的复兴和经济发展的任何迹象，这些事实都表明它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33. 不论在残忍的程度上，还是在帝国主义的野心方面，还是在纳粹惯用的种族灭绝和闪电战的彻底性上，以色列比起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象一切自知有罪的殖民主义

犯罪分子一样，哪怕对以色列扩张野心的最轻微的反抗，也会引起它的一场恶梦，使它害怕要对过去欺压二百万阿拉伯人的罪行负责，要对现在欺压更多的阿拉伯人的罪行负责，要对今后企图要干的勾当负责。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那么这个新“元首”就驱散了这个疑团。他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公开宣称：“对约旦的进攻是整个战役的一部分，这个战役将继续下去，直至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达成最后协议为止。”所以你看，以色列已经公然宣布它将继续它的恐怖政策，直到为阿拉伯人安排了它所如意的命运为止。

34.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安理会的发言人竟然忘记这一切而跑到这里来，说我国患了——这是他的原话——“停滞和国际幽闭恐怖症”〔第一四〇九次会议，第64段〕。这些话真是不打自招，最能说明他们领导人的观点了。他们自己的人性感是那样的“停滞”，以致于他们只会想进一步屠杀和进一步侵略。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安理会和世界舆论的谴责，所以患有“停滞和幽闭恐怖症”的正是他们。现在正在鼓吹“使用不同方法”的不正是他们的总理吗？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以色列“不得不考虑世界舆论和她的有实力的朋友们。”但是世界舆论已经清清楚楚地采取了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而且日益认识到各种新型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它们是最残酷、最无耻的，是一种伤害合法居民的居留地殖民主义。

35. 以色列代表在另一次发言中觉得应该提提一九六六年安理会审议的以色列关于来自叙利亚的所谓渗透的指控，可是他忘记提的正是联合国处理上述指控的主管机构却一直受到以色列当局的阻挠。

36. 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报告〔S/7572〕的第3段，对这一事实解释得非常清楚。正象秘书长指出的，这种阻挠不是限于一九六六年，而是从一九五一年就开始了。

37. 的确，以色列代表也避而不谈这一点，即秘书长在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报告中谈到问题的核心时，他对冲突的根源讲得十分清楚，没有留下任何疑问的余地。他说：

“在西岸，阿拉伯人居住的村庄被毁坏了，居民被疏散了。巴卡拉村和加纳迈村的居民在安理

会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第九三（一九五一）号决议通过之后曾经返回了家园；可是后来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他们被迫越过边境进入叙利亚，至今仍居住在那里。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和在同一地区的胡里田庄，现在由以色列人耕作着。”〔S/7573，第16段。〕

38. 这些都是秘书长的原话。真的，什么人能跑到安理会来说这些被武力剥夺了家园的人是渗透者呢？怎么能说他们是自己村庄和田园的渗透者呢？

39. 以色列仍然继续它武装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安理会的决议并没有制止这种侵略。警告说要按联合国宪章规定对以色列的侵略采取有效措施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制止以色列重复它的同样性质的行动，而且其规模总是越来越大。实际上，安理会扬言要采取有效措施并不是从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才开始的。在谴责以色列进攻叙利亚太比里亚斯湖地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第一一一（一九五六）号决议中，就曾要求以色列履行它的义务，否则，安理会就将——正如该决议第5段指出——“不得不考虑应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某种进一步的措施，以维护或恢复和平”。

40. 所以，仅仅扬言要对侵略者采取行动，早已证明是无效的。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而不是扬言要采取行动，也不是要派驻观察员的问题。问题是暴力统治、征服、侵占、吞并、破坏和谋杀，早已被国际法所禁止，而如果安理会不制止侵略者，不支持受害者恢复独立自主的权的话，那它就要失职。阿拉伯人有崇高的职责去维护这些权利，并不让侵略者得到侵略的果实。

41. 巴勒斯坦人民有反对毁灭他们人格和正当权利之权，在以色列占领下的一切阿拉伯人有反并吞与反占领之权。这些权利都是神圣的、光明正大的、是为联合国宪章和许多有关殖民主义的决议所承认的。行使这个权力是光荣的行动，而不是破坏行动和恐怖主义。那些任意使用这种字眼的代表们，最好查看一下他们自己解放的历史，并采取单一的而不是双重的道德标准，因为道德是不可分的。

42. 实在的，我们地区的问题不是抵抗的问题，

而是霸占、种族灭绝、侵略和占领的问题。只有正义被恢复了以后，和平才有可能得胜。

43.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伊拉克代表，请他到安理会席位就座。现在就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44.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我要求被允许参加安理会的讨论，是因为昨天以色列代表提到了我国以及为保卫约旦反对以色列侵略而进驻约旦的伊拉克分遣队的作用。

45. 首先我要说，我们为帮助自由战士反对压迫和反抗外国占领他们的国土而感到自豪。我们这样做，不仅因为作为阿拉伯人，在我们的人民处于患难时，我们有帮助他们的民族义务，而且作为本组织的忠实成员国，我们也有责任向为自由而战的各国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人，而作为人来说，我们不能坐视这些不可言状的罪行每天强加在手无寸铁的人民身上，五十年来这些人民一直是野蛮和残酷的侵略活动的受害者，侵略者企图勾销他们的国籍，把他们赶出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以色列代表把这些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叫做怯懦的可怜虫，这是对安理会成员智力的侮辱，也是伤害人类体面的行径。用这样的字眼形容犹太复国主义的自卫军倒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怎能忘记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二百五十名阿拉伯人，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并被推入耶路撒冷城外德尔亚辛村的一口井里？我们怎能忘记一九五六年十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袭击的当天，几十名无辜的阿拉伯平民在卡西姆村惨遭机关枪扫射而死？难道我们能忘记那些数不胜数的蓄意草菅人命的实例吗？

46. 不过，过去两周来安理会的辩论并非徒劳，这些辩论清楚而确凿无疑地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他们国土上占领军的个人行动和以色列政府指挥操纵的准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决不能相提并论，只有这些应由以色列政府负完全责任的军事报复行动，才能被认为是为对停火的违犯。

47. 其次——这一点和上一点同样重要——事实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以色列根本不接受，也没有丝毫愿望去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以色列代表企图把决议

贬为一纸邀请参加直接谈判的请柬，这无论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与决议背道而驰。安理会的成员无论如何不会忘记，在决议通过以前的长时间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许多明确或含蓄的有关直接谈判的建议，但一一都被拒绝了。恰恰是在那个拒绝的基础上，才起草了目前这样一个决议。因此，安理会现在再也不能继续耽于自我欺骗，而必须正视局势的现实了。

48. 安理会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我们能允许以色列巩固它的占领，从而使它能够实现它公开扬言的吞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吗？

49. 这就是从六月份以来联合国一直面临的，而且在今天仍然面临的基本问题。离开这个基本问题去强调次要的、枝节的问题，只能巩固和延长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这总不会是联合国的意图吧，因为联合国成员国过去实际上一致同意，我相信现在仍然一致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即以武力征服别国领土是联合国宪章所不允许的，因而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部撤出所占领的土地。鉴于以色列对约旦发动的杀气腾腾的进攻以及对巴勒斯坦居民镇压的加剧，这种撤军在当前就更为急迫，更为必要了。不采取行动，只能使以色列认为是赞同它的挑衅和侵略的政策。过去的沉默已经助长了以色列的嚣张气焰。

50. 从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以色列除断然拒绝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决议外，还干了下列的勾当：它完全无视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两个联合国大会决议〔二二五三（ES-V）及二二五四（ES-V）〕；它拒绝履行安理会通过的〔二三七（一九六七）〕并为联合国大会两次重申的〔二二五二（ES-V）及二三四一（二十二）〕关于难民问题的决议；它拒绝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居民执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通过的日内瓦公约；<sup>3</sup>它没有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派遣观察员去加沙地区调查对该地区人民的压迫和暴行的要求；它单方面废除了停战协定；它使尽一切伎俩为吞并约旦河西岸铺平道路，为此，他们竟然采用把“敌方领土”这一称呼改为“占领区”，乃至更改地名的手段；而且据报，就在不久前还为被占领区制订了

<sup>3</sup>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年），第九七〇-九七三期。



一个农业五年计划，让我重复一遍，一个农业五年计划。

51.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当有人问以色列农业部长这一五年计划是否具有政治含义时，他说：“嗯，我们不过问政治，那不是我们的事。”

52. 让我继续列举自六月份以来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行：它擅自单方面地阻挠开放苏伊士运河；它继续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驱逐阿拉伯人；它不断地对约旦发动杀气腾腾的进攻，其中最近一次进攻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这次进攻遭到了安理会的强烈谴责，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停火决议的明目张胆的违犯；它在占领区建立起新的犹太人居民点；它没收了大量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最后，仅在几天以前，即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又对约旦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个问题目前安理会正在讨论。这些行径显然是遵循着以色列政策的一个既定的格局，与它战前的政策完全一致。

53. 让我讲述一些以色列在战前的行动，因为它在战后的行动只能被认为是战前行动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它把边界延伸到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九四七年分治决议〔一八一(二)〕所规定的范围以外；它在一九四九年停火和停战以后征服了埃拉特；它杀害了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它侵占了停战协定规定的非军事区；它不顾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十九个有关决议，拒绝遣返难民或给他们以选择的权利；它掠夺和瓜分了约旦河水域；它没收了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财产；它把阿拉伯居民当作三等公民对待；它发动了野蛮的边境袭击；它进行大屠杀；它驱逐和虐待联合国工作人员；自然，它也对混合停战委员会进行抵制。

54. 以色列的代表每次出席安理会都不厌其烦地重复所谓以色列受到军事包围和进攻的论调。以色列的宣传机构向全世界展示了这样一幅图画：拥有广大国土和丰富资源的阿拉伯民族竟然刻薄和蛮横到舍不得给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民族一块小小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曾是这个民族的一些祖先数千年前占有过的地方。然而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冲突的实质和这种宣传毫无相似之处。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55. 冲突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计划在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人口、语言和文化上都是阿拉伯人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建立另一个国家。这不是民族主义的冲突，也不是通常的外来移民和当地人民的对抗。犹太复国主义者打算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新社会是一个清一色的、纯粹的犹太人社会。这样的目的必然要遭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反对，其原因想必安理会一切理事国都明了。

56. 不能指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同别人合作去毁灭他们自己。犹太复国主义纲领的执行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行动是逐步地、零碎地进行的，并且往往是通过武力进行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和冲突的根本原因。

57. 在讨论中我们应当经常记住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即我们正在解决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命运的问题，这个民族正在争取作为一个纯一的、具有自己特点的民族继续生存下去。围绕我们地区的全部问题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猖狂进攻巴勒斯坦人民的结果。除非人们认识到这种侵略的后果和含义，并且大胆地进行处理，否则任何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任何办法也不会持久。

58. 已经支配并将继续支配我们讨论的唯一牢靠的、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巴勒斯坦人民拒绝作为一个十分明显的阿拉伯民族实体而消灭，他们有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活下去。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受到哄骗和威吓，遭受各种形式的压力和引诱，企图使他们放弃对自己国土应有的权利，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谁能责怪他们呢？

59.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直遵循着一个始终不变的格局：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达成的协议，没有一个它事后不能违犯的。我举两个例子，这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停战协议和同年的洛桑议定书。<sup>4</sup>没有一项保证事后不被以色列推翻的。没有一条承诺事后不被以色列破坏的。留给阿拉

<sup>4</sup>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专设政治委员会，附件，第二卷，文件A/927，附件A和B。

伯人民唯一的选择是屈服，要么通过和平手段，要么通过武力。但是巴勒斯坦人民永不会屈服，无论他们遭受什么样的压力，也无论以色列国为了压迫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调动多大潜力和施展多少手段。

60. 以色列的产生，绝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以色列的产生事实上完全是逆民族解放运动潮流而动的东西，是变态的东西。实际上是强加于一个亚非国家头上的种族主义殖民政权的典型。这一切正发生在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了解到南非和罗得西亚类似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权的骇人听闻罪行的时候。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成为无比凶狠和恶毒的殖民主义侵略的牺牲者。正象其他同样遭受异族统治的殖民地人民一样，他们也渴望恢复他们的权利，重新获得他们已失去的自由和收复他们被夺去的国土。难道这不合理吗？难道他们没有权力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谅解、同情和支持吗？特别是得到那些最近刚摆脱殖民统治，或是那些领土同样被凶恶的敌人占领的民族的谅解、同情和支持吗？

61. 我们怎能忘记也怎敢忘记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进攻的历史！这进攻是逐步的，但是残酷无情的，而且是以无可比拟的狂热和残忍加以推行的。

62. 鉴于这部不断扩张和施加暴力的历史，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去问真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吗？五十年前这个以色列并不存在，当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族人口只有五万，而今天已经超过了二百万人。我们能够忘记五十年前这里只有两、三个犹太族小居民点，而今天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国家吗？这个国家硬把它的统治和压迫强加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阿拉伯人民头上，并且具有军事力量去威胁和恫吓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安全。

63. 让我们看看过去五十年的记载吧：一方面是不断的进攻、推进和势力增长；另一方面是防御、退却和力量削弱。

64. 但是如果目前这一代的阿拉伯人已经证明是不行，没有能够战胜五十年前到来的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对我们人民提出的挑战，我们也不应该对整个

阿拉伯人民的能力，或者说对尚未挖掘出来的阿拉伯民族的巨大的韧性和力量产生怀疑。这种能力是足以克服当前的痛苦并战胜那些前来进行占领、掠夺和镇压的人的。

65.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想通过您向您的前任、塞内加尔的迪奥普大使转达我代表团的赞赏和感激。他在繁忙的三月以令人钦佩的方式主持了我们的讨论。

66. 我还想借在目前讨论中第一次发言的机会，祝贺您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的重要职务。我愿向您保证：我的代表团将同您充分而忠实地合作，以完成我们在您干练的领导下共同承担的重要任务。

67. 安理会目前正在开会讨论另一次违反停火决定的事件，这是在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里的第二次了。在我们一致通过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后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居然再度面对约旦河地区的冲突和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更多的人丧失生命，并使已经是危险和具有爆炸性的局势更加严重。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我确信，也一定是安理会所有成员非常关心的事。

68. 确实，如果我今天不表明我国政府对事态日益恶化的不断增长的忧虑，那么我就是失职和不够坦率。事态似乎正在朝着对抗和冲突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除非安理会能够及时地通过果断的共同努力以阻止这种危险局势的恶化。

69. 最近在约旦以色列边境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其他暴力事件，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可是假如我们根据双方的官方声明来判断，似乎没有任何根据使人们对于立即缓和现存的紧张局势抱有希望。

70. 我国政府特别关切的是，如果允许目前违反停火协定的行为和其他冲突事件继续发展，那么，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棘手的任务即使不会完全停顿，也要遭到很大的危害，而支持联合国努力恢复该地区和平的唯一希望，也将随之而破灭。

71. 所以当我们审查摆在我们面前的违反停火协定这一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个重要的

考虑和可怕的前景。因为很明显，停火是走向我们希望在中东建立的和平的第一步，虽然它只是不稳定和微小的一步。如果这一步也遭到不断破坏的话，那么就更难推进朝着导致在这一多事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其他步骤了。

72. 经过仔细考虑，我们认为，如果初步的停火安排遭到不断冲突和违反协定行为的破坏，那么，在实现和平这一更加重大任务方面取得进展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我们这种担心为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报告所充分证实。他在报告中告诉我们，他的特别代表所做出的努力未能使双方达成协议，他继续说：“而且，最近的事态使这些努力中断了。”〔S/8309/Add.2, 第4段。〕

73. 既然情况如此，安理会的迫切责任就是保证安理会停火决定得到充分执行，以便在这个地区创造有利于实现最终的和急迫的目标的气氛。这个目标就是：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为根据而建立和平。

74. 面对着新的军事行动和违反停火的暴力事件，我们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当前的任务必须是再次重申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这个决议谴责了军事的报复行动和其他一切违反停火协定的暴力事件；同时安理会还要以最强烈的措词提出警告，不许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75. 安理会必须断然宣布，此类行动是决不能容忍的；倘再发生这种行动，安理会就不得不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进一步的更有效的步骤。

76. 此外，很明显，如果安理会在这方面要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能，它应该有能够从联合国派出的公正的观察员那里获得有关一切违反停火协定的真实可靠的情报。关于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秘书长的报告〔S/7930/Add.66〕说的非常明白。我们代表团认为：如果安理会要求秘书长经常了解形势，并酌情向安理会报告，但又不给他任何从客观来源获得真实情报的手段，这是不公平的。

77. 况且，正如秘书长本人在报告中尖锐地提醒我们的那样：

“……联合国观察员亲临这个地区，可以用汇报以外的其他办法而有助于维护停火。仅仅他们身在现场进行观察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军事行动起到一定的制止作用。他们能够就军事行动前常有的军事集结的迹象做出汇报，而当战斗确实爆发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很快地介入现场和双方当地的指挥官安排立即停火。”〔S/1930/Add.66, 第2段。〕

78. 此外，秘书长为了证明他请求派驻观察员有理，进一步提供了更具体和更有意义的证据。他说：

“我们可以注意到：主要是由于联合国观察员在场，安理会停火决议在苏伊士运河和以色列-叙利亚边境地段，比在以色列-约旦边境地段得到了较好的维护和贯彻。”〔引文出处同上〕

79. 鉴于秘书长的要求（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正当的要求），如果安理会就向以色列-约旦停火线派驻观察员一事规定出适当而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安排，我们认为那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安理会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一则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证词，二则也可以获得有关该地区可能发生一切事件的真实情报。

80. 鉴于在辩论期间提出的若干保留意见，让我赶快再补充一点。我们代表团把停火协议，同样也把雅林先生的特殊使命，都看做仅仅是暂时的，没有任何永久性的；除了为求得和平与和平解决这一终极目标做出贡献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联合国所做的安排是经一切有关方面相互同意的，并在任何局面下都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权利和立场。处于这种局面的联合国代表的职责是完成既定的负责任务。任务完成得越早，这样的安排也就会越早结束。没有人会比我所荣幸主持的代表团更高兴看到这种局面在中东实现了。

81. 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安理会必须同心协力支持秘书长执行他的特殊使命，全力支持他在该地区的特别代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一致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体现了种种原则、义务和需要的微妙的平衡。如果要使这种微妙的平衡维持下去，要使谋求和平这一艰巨的任务得以完

成，我们必须真诚地、全力以赴地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我们必须重申对我们一起做出的决定要互相信任。我们必须敦促和鼓励双方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斡旋，以求通过全面忠实地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而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今后避免在这一地区再次发生冲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这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公正地解决问题并实现持久的和平。

82.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在您接任安理会主席之际，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安理会信托给您的崇高荣誉与重大职责，并向您保证我们愿象以往一样全面、真诚、忠实地和主席先生合作，协助您完成主持我们辩论的艰巨而又微妙的任务。

83. 同时，我国代表团愿对您的前任主席塞内加尔的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表示真诚的和他理所应得的敬意。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曾以他特有的才能、见识和机智在三月份对安理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他即将离开我们。虽然我们都知道塞内加尔需要他，但是我们在安理会的同事们还会想念他。

84. 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我们已经第二次面临严重违反安理会发出的中东停火令的事件。这些事件又一次发生在以色列-约旦停火线上。继过去违反停火令所造成的巨大伤亡、严重的破坏和摧毁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惨重的伤亡、更加严重的破坏和摧毁。而且似乎这些事件本身还不够严重，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安理会一致通过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仅仅五天以后，就又公然发生新的违反该决议规定的事件。

85. 安理会的权威要求我们执行它的各项决议。我这样说不仅是指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而且还包括前一时期安理会发出并重申停火令的一系列的决议，尤其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在当前情况下，要在中东地区建立公正的、稳定的和平就需要执行该决议的每一项规定。同时，鉴于该决议目标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必须时刻把它牢记在心。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还赋予秘书长一个十分

重要的任务，要求他任命“一名特别代表去中东和有关国家建立和维持接触以便促成协议，协助各方共同努力，按照该决议的各项规定和原则达成和平的、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86. 关于以色列-约旦停火线上违反停火的事件，安理会已经听取了有关各国代表的申述，并且收到过秘书长关于这些违反停火事件所提供的补充报告。我在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四〇三次会议上的声明中曾引用了秘书长的报告〔S/7930/Add. 64〕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认为那报告是很重要的。目前那份报告已被文件〔S/7930/Add. 66〕中收入的报告所补充。这个文件曾被安理会的同事们多次提到过。我特别想提一下这个文件第2段里的一些话，而且我不禁想引用秘书长对于联合国在该地区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评价。他说：

“……主要是由于联合国观察员在场，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在苏伊士运河和以色列-叙利亚边境地段，比在以色列-约旦边境地段，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和贯彻。”

87. 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我的三月二十一日声明中，我说过：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宽恕在那一地区出现的暴力行为或为之辩护；安理会首先应该谴责暴力行为，然后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防止它们重现。违犯停火的事件已经危害和正在继续危害着雅林先生使命的完成。安理会应该有独自的情报来源，以便它能够对每一次违反停火事件判明责任。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这样认为，为了协助雅林先生完成他的使命，为了给他提供起码的适于工作的气氛，尊重停火过去和现在都是必不可少的。尊重停火要根据这样的谅解：执行停火令所形成的局面仅仅是暂时的，彻底的解决还有待于全面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

88.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联合国人员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将产生两个同样重要的好处：第一，如果再发生新的违反停火事件(当然我们希望不会发生)，它将使安理会得到公正客观的报告。第二，这将在制止类似引起我们目前讨论的事件的重演上有预防的作用。

89. 我再重复一下，由此而产生的局面是暂时的，也只能是暂时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的反应很强烈。这一地区的局势是武装冲突的结果。在联合国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和其他拉丁美洲代表团一起非常明确地阐明了我们的观点。在我们共同起草的决议草案<sup>5</sup>里重申了我们的信念：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不能建立在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基础上；用这样的方法占领或夺取别国领土是不应该得到承认的。

90.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国代表团愿再一次敦促严格尊重停火令和执行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的各项条款，呼吁双方无条件地接受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以利秘书长和雅林先生完成任务。我们最大的希望在于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能得到接受，雅林先生的和平使命能得到合作。

91.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我邀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92.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经常到安理会来对以色列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行为提出申诉，将有助于强调提交到安理会上的一些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加强安理会处理这些问题时所应有的紧迫感。我们经常到安理会来申诉，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紧张气氛和局势的严重性。以上两点都要求安理会立即作出反应以恢复中东和平。我们也希望来自以色列当局代表的一连串的歪曲和谎言不至于迷惑安理会的成员们，使他们不去履行联合国宪章上明文规定的各项职责。

93. 最近这次以色列空军的猛烈轰炸和侵入约旦领土的侵略行径是以色列当局恫吓阿拉伯人的既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当局以所谓自卫权作掩护，以反对所谓恐怖活动进行自卫为借口，仅仅是妄图为牺牲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而推行其一贯的扩张政策进行辩解而已，这一点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之所以说这个政策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原因是目前以色列政府的各级机构正在公开鼓吹这个政策。

<sup>5</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附录，议程项目5，文件A/L.523/Rev.1。

94. 昨天安理会成员已经听了以色列代表关于他的国家有绝对自卫权的发言。他的论点体现在一份无视这个庄严机构之尊严的最后通牒中。特拉维夫的前提是以色列可以任意进攻其他国家，驱逐千百万合法居民，武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公然抗拒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可是当被欺压的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以色列已经强加并正在继续强加给他们的苦难时，他们的反抗却被污蔑为恐怖行为。难道当以色列的武装部队以希特勒式的残暴手段镇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合法愿望时，它还应该受到赞扬吗？难道当以色列的武装部队进攻联合国另一成员国时，还能认为它有理而应该不受法律的制裁吗？

95. 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有眼光和先见的人士没有忽视侵略者犯罪之后声称他是为了自卫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起草人审慎地选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以挫败这类可能的侵略者乞灵于宪章第五十一条的企图。

96. 仅有的几次确实发生过的武装进攻全是以色列发动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谁是战争的罪人。而且，以色列凭借什么权力占领阿拉伯的领土呢？谁给了以色列权力去谈论现在被暴力残酷镇压着的阿拉伯人的意志和愿望呢？二十年来以色列怎么能够公然对抗联合国宪章而不受任何制裁呢？

97. 不管特拉维夫代表进行多少歪曲的解释，他既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也不能改变宪章的条款。

98. 上周安理会通过了决议〔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在决议中，安理会以毫不含糊的措词谴责了以色列的军事侵略行动。但是决议的墨迹未干，以色列又一次罪恶昭彰地违抗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这项决定，对宪章的基本原则和这个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公然置之不理。实际上，以色列正为它敢于违抗联合国而得意洋洋。近日来，以色列似乎是飞扬跋扈，沉迷在骄横之中，它的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他在安理会上挑衅地说，不管安理会作出何种决定，以色列将继续奉行它认为合适的政策。

99. 我曾有机会在本安理会上强调指出对以色列坚持侵略和违抗政策采取容忍态度的危险性。我想

我勿须对安理会说，尽管由于约旦军民的英勇抵抗，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对约旦发动的武装进攻并未达到目的，可是以色列的恫吓政策并未稍减。不过我可以告诉安理会及其成员：阿拉伯人过去没有被吓倒，将来也永远不会被吓倒。

100. 在这张会议桌前，有人直接或间接地企图诋毁阿拉伯被占领区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崇高努力。我赞扬这些地区内阿拉伯人英勇的抵抗行动，并以此感到自豪。他们反抗占领，他们拒绝接受象以色列那样在他们国土上强行驻军的外族统治——这些都是非常英勇的行为，是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任何人也不能贬低自由战士的英勇，尤其是不能贬低那些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有决心重新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战士的勇气。

101. 处于外国占领下的人民的苦境在联合国内已有充分讨论。在题为“严格遵守在国际关系中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严格遵守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第二一六〇（二十一）号决议中，大会确认遭受殖民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在他们的斗争中寻求和接受一切援助。这是符合宪章宗旨和原则的。

102. 根据这个决议，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处于殖民主义奴役下的各国人民应该给以援助和支持。不管这个殖民政权是伊恩·史密斯政权，南非政权还是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各会员国都应承担这项义务。这些政权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军事占领的可恶的政策。

103. 我想简短地谈谈引自美国代表发言〔第一四〇九次会议〕中的一句话。他在那次安理会上说得好：“暴力必然引起暴力”。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他这句话；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我说既然“暴力引起暴力”，那么“占领也就自然地引起反抗”，我想也不会有人反对我的话。如果以色列违背被占领区平民的意志，硬要呆在那儿，那么可以料到当地人民必然会对外国侵略者不受欢迎的驻军有所反应。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认识到，阿拉伯人民的意志是决不会被吓倒的，他们将继续反抗，因为谁也不能忍受外族的统治。以色列应该料到它将不得不为这种赖着不走而付出代价。

104. 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抗拒国际大家庭的集体意志，仍然占领通过对阿拉伯国家的背信弃义的、卑鄙的进攻而得到的地区。中东地区现存的不稳定局势是以色列妄图无限期保持其占领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我们认为，既然安理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以色列必须撤出它在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土地上的武装部队，那么安理会就应坚决履行它的决议。安理会应该使以色列当局明白，安理会指望他们立即从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撤退，还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以色列不肯遵守宪章的原则，公然违抗联合国的决议，拒绝从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撤军，那就构成了对那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色列拒绝遵守法治的时间越长，被占领区的人民反抗以色列军队的非法存在就越强烈。这不仅是对以色列当局压迫当地和平居民的暴行的反抗，而且最主要的也是对那些当局存在的反抗，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暴力行为。

105. 让我重申一遍，以色列武装部队在阿拉伯领土上的继续存在是中东一切紧张和危险局势的根源。只有撤出这些军队，才能有效地促进联合国为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平的努力。

106. 我的代表团坚信，安理会勇敢地承担其宪章规定的职责的时刻已经到来。安理会应严重地关注由于以色列拒绝服从安理会决议而造成的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安理会应当毫不犹豫地执行宪章第七章的条款，以保证以色列尊重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并保证它服从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107. 在我三月二十一日在安理会上的声明中，我们曾要求安理会运用宪章第七章的强制措施，以制止以色列进一步的暴行。当时安理会认为那样做不合适，结果安理会不得不再次开会来处理以色列所犯下的类似罪行。今天我们再次要求安理会援引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安理会如不理睬这项要求，那就只能对以色列当局的侵略政策产生鼓励的影响。我们应该让智慧和效果占上风，而不是让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占上风。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就能够对未来抱有更大的希望；如果是后者，那么未来就会充满了危险。

108.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09.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很抱歉，我不得不提请安理会注意上次会议以来对我国进行的一些新的侵略行为。

110. 今晚当地时间二十一时二十分，约旦境内的迫击炮炮击了约旦河对岸贝桑山谷中的提拉特兹维基布兹地区。

111. 一小时后，毛兹沙伊姆基布兹受到了来自同一方向的炮击。几乎同时，贝桑山谷的另一村庄奈维艾坦基布兹的供水设备被爆炸物炸毁。通过对爆炸现场的搜查，发现两枚地雷及一伙渡过约旦河的破坏分子的足迹。

112. 我认真地听取了表明印度政府立场的劝告性发言——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我愿意在这里提及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印度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表的一段有趣的声明。他说：

“印度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离开和平和经济进步的道路而走向军事冲突，既不是我们的意向，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由于巴基斯坦派遣大批武装渗透人员越过停火线，致使事态发生变化，从而迫使我们除了自卫以及采取这种被认为必要的预防行动而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在采取这种预防行动时，为了更有效地防止进一步渗透，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地段越过停火线，这样做对于我们极其重要的。”〔第一二三七次会议，第203段。〕

113. 请问，为什么印度竟然认为适用于它自己的政策和行动的原则，一碰到牵涉以色列的问题时，就无效了呢？印度代表提到了三月二十四日安理会的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现在请允许我提请这位代表注意这个决议通过后不久所发表的一篇评论。三月二十七日巴黎费加罗报刊载了安德烈·弗朗苏瓦·蓬塞大使的一篇署名社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人们读到安理会的那些文件时便会怀疑常识是否已被抛弃，世界是否已被倒置。在那些文件里，安全理事会虽然以一种间接的、拐弯抹角的方式，一致表示了对巴勒斯坦突击队行动的不

赞成，可同时又直接和严厉地谴责以色列犯了报复罪行。多少世纪以来，我们总是如此习惯地想，犹太人除了允许他们自己毫无反抗地被屠杀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权利，以致于当他们一旦站起来进行斗争时，我们就感到愤慨万分。幸而舆论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天真；舆论并不支持安全理事会。”<sup>6</sup>

114. 除了昨天我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文件以外，我无须再追加任何东西来评论埃及和伊拉克代表在这里发表的声明。埃及和伊拉克仍在和以色列作战。埃及和伊拉克拒绝和以色列讲和。埃及和伊拉克无视他们对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在安全理事会上表示将继续用恐怖、暗杀和破坏的方式对以色列进行战争。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以色列控制区内所谓的居民反抗。这完全是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凭空想象。我们在这里所正在讨论的是那些违背安全理事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条款而从外部来的有组织的侵略。

115. 在昨天的会议上我向安理会描述了阿拉伯共和国政府和伊拉克政府如何积极组织、训练和供应恐怖组织的情况；描述了他们如何在军营中训练破坏分子以及他们如何派遣官兵，确实是整营整营的正规军官兵，去从事恐怖行动的情况。这个记载是明确无疑和无可反驳的。纳赛尔总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的一篇讲话中宣称：“我们将不依靠政治解决。”三月三十日纳赛尔总统表示将继续支持恐怖组织。十天以前，即三月二十日，开罗电台宣称：

“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的存在。关键问题是铲除以色列的存在。在领土方面，不管是最近被侵占的还是过去被占领的，并无区别。”

这就是埃及的真实写照。下面的事实或许最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116. 东欧几个国家——现在是埃及的盟国——已多次要求引渡一批他们特别想要引渡的纳粹战犯。埃及断然拒绝了每一个这样的要求。苏联要求引渡弗里德里希·瓦尔措克已不下三次之多，可是没有成功。

<sup>6</sup>发言者此处引用的是法文原文。

阿拉伯人的另一个盟国捷克斯洛伐克非常想引渡埃里希·魏因曼博士。波兰很想审讯化名为阿道尔夫·默勒尔的卡尔·韦泽尔曼。许多国家要求引渡在埃及的上层纳粹分子，在这些国家里，波兰占第一名。原籍为卡托维兹的鲁道夫·米尔德纳博士，在那个包括纳粹分子威廉·伯克勒尔、伯恩哈德·本德尔和古斯塔夫·瓦格纳的名单上名居首位。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已经过了二十二年，而希特勒的纳粹分子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纳赛尔的纳粹分子。

117. 至于伊拉克代表的发言，实际上他向我们充分证实了伊拉克已经直接参与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以偷袭和恐怖方式进行的战争。他抱怨安理会，实际上抱怨全世界，不接受这种理论，即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军营中受过训练而趁夜晚黑暗中送过停火线去卑鄙地和不择手段地屠杀男女老少的强盗被看成是英雄和争取自由的战士。但这一直是过去多年来联合国的法理精神。恐怖战争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被默认——至少我国不会默认。不管伊拉克代表的愿望如何，这是他所无法改变的一种法理精神。

118. 至于说到他把可鄙的杀人犯称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愿望，我请他听一听印度代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发表的声明：

“其次，我再说一点。八月十九日卡拉奇晨报在‘克什米尔人可自由越境——巴基斯坦将帮助自由战士’的标题下，引用了中央内务及克什米尔事务部长乔杜里·阿里·阿克巴尔的声明。如果把这些人称为‘自由战士’，那么我要说：自由啊，人们假借你的名义造下了什么样的罪孽！”  
〔第一二三九次会议，第43段。〕

119. 我注意到伊拉克代表对于人权方面的关心。显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片面的和有偏见的关心。目前，全世界都知道伊拉克犹太人所处的悲惨境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伊拉克阿拉伯革命报说：“为了清洗我们的队伍，我们所必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居住在伊拉克的犹太人规定为二等公民。”

120. 伊拉克代表觉得他很有理由对在以色列控制下的某些地区中的发展计划和方案也表示不满。我

们从刊登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一篇报道中读到：

“以色列农业部宣布，它正在约旦河西岸准备一项发展农业并使之现代化的五年计划。这个部的部长说，以色列专家将训练三万八千名阿拉伯农民学习现代技术，帮助他们从传统的夏季作物转向全年性的农业生产，并种植更多的能盈利的经济作物。”

121. 正是这样一项方案引起了伊拉克代表的愤怒，而这是毫不足怪的。他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谅解不感兴趣。他和他的政府反对以色列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伊拉克的外交部长就声称：“巴勒斯坦问题要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解决，而不是在联合国内解决。”当时伊拉克外交部长的名字是阿德南·帕沙希。

122. 长期的、悲剧性的中东战争给那里所有的人民带来了流血。双方都蒙受了痛苦和不幸。然而在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态度和行动中却带有特别阴险和恶毒的成分。一种兽性的成分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突出地表现。在今天早晨的纽约时报中我们读到，在艾伦比桥约旦当局将死于最近战争中的三名以色列士兵的灵柩进行了移交，但开棺一看却发现其中的两口棺材里装的全是沙子！

123. 如果在中东有个国家，它的行动在象征毫无人性的残忍和禽兽般的暴行上比其他任何国家干得更坏的话，这个国家就是叙利亚。

124. 一九四八年，当叙利亚军队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发动了侵略新生的以色列的战争时，侵略军并不满足于征服。被占领的以色列村庄在一片狂乱的焚烧和毁灭之中被夷为平地。当叙利亚军队于一九四九年撤退时，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了。

125. 从那时起，在我们地区的历史里，叙利亚一直在写进充满虐待狂和残忍的、阴森森的一页。多少年来被叙利亚袭击者从以色列领土境内绑架走的以色列农民和渔民，一直苟延残喘在大马士革和巴尔米拉的监狱里，遭受着最野蛮和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够了，我真不愿意向安理会描述在我们的时代



里，人仍然能用哪些残酷的手段来折磨人！多少年来，这些不幸的俘虏都被当作叙利亚政府的一些大人物暴戾行为的奴隶和实验品，可是大马士革当局甚至否认他们在叙利亚关押了这些人。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梵蒂冈或第三国家政府的呼吁或干预都无济于事。所引起的反应，只不过是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参谋长的矢口否认而已。经过十二年多的努力之后，叙利亚政府最终承认关押了这些人员并同意遣返他们以交换战俘。可是活着回到以色列来的人，简直成了人的残骸，人的影儿，个个都得被送进精神病院去。

126. 这还不算完，今天住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和其他城镇的犹太居民（他们在这里居住的历史比起在第七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叙利亚的历史来还悠久的多），受尽了压迫和欺凌，叙利亚断了他们的口粮，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还把许多人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

127. 叙利亚跑到安理会来为偷袭这种可憎的战争方式进行申辩，这一点也许在人们意料之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叙利亚毕竟是这种方式的精神之父啊！安理会的理事国可以回顾以色列提交的各次申诉和安理会所举行的，关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叙利亚在以恐怖手段进行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辩论。事实上，法塔赫最初是作为叙利亚陆军的一个左右臂——第二局在叙利亚被组织起来的。叙利亚代表今天的发言，我们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就听过了。我们知道从那时以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128. 没有什么言词能够粉饰邪恶的行为或能把罪恶说成是神圣的。全世界现在依然可以听到六月敌对行动前夕大马士革电台那种夜以继日的叫嚷：“杀，杀，杀，活宰，活宰犹太人！”以色列人民眼前仍然能看到叙利亚军队那些关于如何屠杀犹太人，如何掐死他们，如何在海里淹死他们的宣传画。我们也不能忘记叙利亚拒绝联合国的和平努力，拒绝接见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雅林先生的事。

129. 近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叙利亚外交部长马胡斯先生声称：“恐怖将继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他说：“武力和武装斗争是唯一的道路。”

130. 自从我上次发表了声明以后，我们又得到

了其他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为了加强和扩大恐怖分子的入侵，叙利亚的正规部队已经在过去的几天中被调到约旦。这一行动是在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之间的充分配合之下进行的。

131. 就这样，叙利亚这个中东战争贩子、罪恶和残暴的象征，双手沾满了鲜血来到安理会面前，不谈和平，不改邪归正，却向世界宣布它将顽固地坚持其态度。

132. 莎士比亚曾这样写过：“羞耻啊，你的赧颜在哪儿？”现实是不容回避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这个态度依然如故，仍然建立在战争的前提下，仍然以喀土穆决议<sup>7</sup>为基础：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只有阿拉伯国家真正改变他们的立场，同意和解，同意谈判，承认以色列，中东的冲突才会得到解决，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才会获得光明、希望和幸福。

133. **主席：**叙利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134.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不久前，实际上大约在两个星期前，我曾出席过美国某大学的一次讨论会。当时参加该会的一位教授对我讲起了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有人正在散发一份请愿书，要求教授们抗议美国军队在越南使用凝固汽油弹、杀伤弹和磷弹燃烧弹。那位向我提及此事的教授对散发人讲：“如果你能把以色列当局和军队对阿拉伯国家同样使用凝固汽油弹、杀伤弹和磷弹燃烧弹的事也列入请愿书中，那么我就在请愿书上签名。”当然，那个散发请愿书的教授拒绝这样做。我不愿提那个大学的名字，也不愿提那个向我谈及此事的教授的名字，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但会在阿拉伯土地上采取报复行动，而且在以外的地方也同样会采取报复行动。

135. 在巴勒斯坦悲惨的历史上（对此联合王国的代表是了解的），装有爆炸物的信件过去在英国常常收到。这引起了许多悲剧，甚至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

<sup>7</sup>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

136.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十分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和第一个一样能说明问题。那个传递请愿书的人对头一个教授答道：“如果你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犹太人，你就会理解的。”

137. 也是在那个城市里，我听说，美国儿童——我无须提他们的信仰——在大街上做游戏。他们说：“让我们来玩儿阿拉伯人和人民吧。”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是说人民有权杀阿拉伯人。在某个民族儿童的心灵中，仇恨竟然被灌输到这样的程度！

138. 我曾经说过，并且继续这样说，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一个具有通常心理状态的正常民族，而无疑是一个变态的民族。我再重复一遍，实际上他们是一种恐怖主义者。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援引象在座的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博士这样的权威人物的话来说明。他是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及其随员被暗杀之后的代理调解人。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曾用了这样的话：

“这伙肆无忌惮的犹太恐怖主义者所干的暗杀勾当，构成了对联合国所作的努力的严重挑战……从较广的意义说，这不仅证明他们蔑视安理会的行动，也证明他们对整个联合国都是冷嘲热讽，毫不放在眼里的。”〔S/1018，第15段。〕

我对杰出的副秘书长表示道歉。我希望他不会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何报复。

139. 纽伦堡审讯曾给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的罪行做了如下的定义：

(a) 任何侵略行为；(b) 犯有消灭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集团的罪行；(c) 对任何和平居民的非人道的行为：如以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为理由而屠杀、灭绝、驱逐或迫害的行为；(d) 掠夺或抢劫公共或私人的财产，肆意毁灭城市或村镇。<sup>8</sup>

<sup>8</sup>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八十二卷（一九五一），第二五一期，第288页。

140. 以色列人犯有这样的罪行吗？上次我发言时，曾请安理会成员看一下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头子们写的三本书。梅纳尚·贝让在他的伊尔贡造反记<sup>9</sup>一书中有一整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我们战斗，因此我们生存。一个新的民族在世界上诞生了——战斗的犹太民族：从现在起我们要进攻，而不仅仅是防御。”

141. 还有一本书是我以前引用过的，即刺客回忆录。作者自称是刺客。我给安理会看过这本书。瞧，这就是。我希望非常博学的以色列代表能花点时间只读一读标题为“恨的哲学”的第一章。他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怎样从小就被教育去仇恨阿拉伯人，去取代他们，并把他们赶出圣地、赶出他们在那里生息了数千年之久的国家。我没有错。书的第一章是“仇恨的表白者”。我请以色列代表读一下穆尼亚·马德所著的哈加纳<sup>10</sup>一书。现在这个人在以色列政府中担任很高的职务。在描述那时哈加纳的非法活动时，他这样说：“我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叛乱者，然而却服从对我们说来是更高的法律。”我在这些词句下面划了横线，并逐字进行了查对。我对它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把它们牢记在心头：不受法律约束的叛乱者，然而却服从对他们说来是更高的法律。

142. 这个“更高的法律”是什么呢？就是杀害阿拉伯人，驱逐阿拉伯人。以色列人这样做了没有呢？

143. 帕查奇先生提到了德尔亚辛，可是在德尔亚辛事件前后有过许多次卑鄙的大屠杀。卡拉登勋爵肯定知道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大卫王旅馆的大屠杀。在那次卑劣的袭击中有一百一十人被杀害。还有：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在纳塞鲁丁奈的大屠杀；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在卡尔迈勒的大屠杀；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卡布的大屠杀；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在贝特达尔斯的大屠杀；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在贝特胡里的大屠杀；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在阿兹扎伊通的大屠杀；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在瓦迪阿拉巴的大屠杀；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在沙尔法特的大屠杀；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在法拉姆赫的大屠杀；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在基比亚的大屠杀——受到了安理会的谴责；一九五

<sup>9</sup>纽约，舒曼书店，一九五一年。

<sup>10</sup>纽约，新美国图书社，一九六四年。

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纳哈林的大屠杀；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加沙的大屠杀；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汗尤尼斯的大屠杀；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汗尤尼斯的大屠杀；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太巴列的大屠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日在阿萨巴的大屠杀；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在加沙的大屠杀；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在拉法的大屠杀。我可以继续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不过还是让以色列代表告诉我们以色列对于那个关于人道主义的决议〔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都做了些什么吧。在以色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背信弃义的闪电偷袭之后，那个决议明确要求以色列保护和平居民的生命，允许他们重返家园，还要求他们遵守文明人的法律。

144. 以色列代表说，在他今天听到的阿拉伯国家的声明与态度中，存在着一种野蛮的兽性成分。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黑话，只有以色列代表才能说得出来，这是他的特权。我们阿拉伯有一句谚语，大意是：瓶子里盛什么水就溢出什么水。无疑，这就是这位以色列代表的写照。

145. 他讲到叙利亚，但以色列对我国领土肆意的、卑鄙的进攻，却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三次遭到了安理会的谴责。这些谴责是因为以色列进攻了叙利亚的领土。

146. 他讲到叙利亚人从以色列领土上绑架以色列人。他一定是患了幻觉症。昨天他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当他开始把他自己和他的当局比作拿破仑时，这种表现为谵妄的幻觉症，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我简直觉得好笑。

147. 至于非军事区的实际情况，我所讲的话都包括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由秘书长提出的两个文件〔S/7572及S/7573〕里了。我建议安理会成员细读一下这两个报告，以便了解以色列的逻辑。这种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鼓吹法律，却干非法的勾当”。

148. 以色列代表讲到在叙利亚的犹太居民。我要质问他，你敢不敢拿出真凭实据来证实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访问了我的家乡大马士革，在那儿的犹太居民中我有许多朋友。我访问了他们，他们也回访

了我。以色列代表说的每一件事都是谎话，而这些谎话只能出自象他这种人之口。

149. 他谈到了被占领的阿拉伯地区的五年土地发展计划。他总不会是在要我们相信以色列向三个阿拉伯国家发动一场战争并占领三倍于它的土地，就是为了发展阿拉伯国家的农业和实行一些发展计划吧！这些谎言我们早已听够了。我真奇怪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150. 他还谈到我们拒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不错，我们确实拒绝了那个决议。但是从那个决议通过以来，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都证实了我们那时说的每一句话。

151. 在约翰逊总统和艾希科尔先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精神”这个词。

152. 那天，在约旦代表答复了他之后，特科阿先生谈到目标问题。我相信约旦代表已经告诉他目标在联合国宪章里，而这是一个附有特定条款的决议。以色列最近也说它搭成了一个大的架子。

153. 因此，更聪明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象他们一贯欺骗人民那样继续欺骗人民。请他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对待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的两项决议的，是怎样对待人道主义的各项决议的，又是怎样对待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阿拉伯权力的各项决议的。

154. 当然，这位学识丰富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代言人头脑中装了不少名言，因此，他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句。我不想指出莎士比亚作品中提到的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是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有一行写道：“有点腐朽的东西”——我想加上，“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

155. 最后，我想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他说：“你可以撒下弥天大谎，但总要留下蛛丝马迹。”

156. **主席：**伊拉克的代表要求允许他行使答辩权。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157.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我的朋友和同事叙利亚大使已经谈了不少，因此我没有必要再对我们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和阴森可怕的

情节进行冗长的答辩。但是我想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祝贺以色列代表毫不隐晦的供认：他们将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开始执行五年计划，使该地区的农业和以色列的农业一体化。

158. 这是否意味着，本理事会的全部决议，特别是其中要求以色列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地区撤走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在今后五年内将被打入冷宫，以便让以色列把被占领区统一到它的经济体系中去呢？

159. 我认为，为了证实我们的观点，即以色列已经拒绝了那个决议，并且没有丝毫执行它的意图，这是再好没有的证据了。如果以色列那怕有丝毫履行那个决议的愿望，就肯定不会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实行这个五年计划了。所以，从以色列代表本人那里你就得到了回答。再也不需要任何证据，不需要联合国代表或我们的秘书长的任何正式报告了。事实就在那儿，而且是非常清楚和非常明显的。

160. 现在，安理会是准备认真对待以色列代表的声明，还是把它作为歇斯底里的狂吠而一笑置之呢？我认为，安理会如果不认真对待那项声明，不相信以色列政府已下决心不履行那项决议，并且现在、五年后、或永远都不从占领区自动撤走，直到在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下被迫撤走，那么安理会是承担不起这种后果的。

161. 我想，这就给安理会加上了一项责任。安理会万万不能忽视那个重要的招供，也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的那个重要声明。我认为安理会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应该从那个声明中得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以色列不顾安理会或联合国其他任何机构可能做出的决定，既不打算，事实上也不会，从那些土地上撤走。安理会应该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现在是时候了，以色列代表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根据、理由，而且也确实提供了立即采取这种措施的必要性。

162. 以色列的代表谈到了在伊拉克的犹太人。让我问他一个问题：他能够举出我们对伊拉克的犹太人强加什么特殊宵禁的例子吗？犹太人的住宅被当局

炸掉和毁坏过吗？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大规模地逮捕和恐吓过犹太人吗？而这一切恰恰正是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人民的命运。他连一个伊拉克的犹太人遭受这种镇压的例子都举不出来，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占领下却遭受过，现在正在遭受，我难过地说，可能将继续遭受这种镇压。

163. 以色列代表讲到了我们闭眼不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睦相处的现实。但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只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到来，并用武力把犹太复国主义的纲领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时，这种和平与传统的和睦才遭到了破坏。

164. 正如我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所说的，巴勒斯坦人民如不是奋起反抗，就得完全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强占他们国家，篡夺他们家园的企图，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他们决定要抵抗，他们完全有权抵抗，而我们将继续支援他们抗击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占领和掠夺他们国家的斗争。

165. 最后，以色列的代表刚才引用了我一年半以前关于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而不是在联合国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我不否认我作过那个声明，我之所以作那个声明是鉴于连续二十年来，以色列对阿拉伯一直进行侵略、进攻和扩张，而这个世界性组织却没有采取必要行动制止的事实。我的全部担忧和估计，在我发表那项声明后几个月就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背信弃义地进攻了阿拉伯国家，占领了阿拉伯大片领土，至今仍拒绝在任何情况下放弃它。

166.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信任安理会。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来到安理会，要求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权力，并结束以色列的侵略。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以色列政府完全拒绝接受或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而且它最近的行动也表明：如果安理会不采取任何武力或强制措施，它不可能执行这个决议。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安理会应采取行动，并且消除郁积在我们心头近二十年之久的疑团，即：安理会是否会袖手旁观和纵容侵略者。

167. **主席**：请印度代表行使答辩权。

168.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很抱歉，今天我再次在此发言，这是以色列代表逼得我不得不这样做。以色列代表企图把印巴问题插进西亚形势的辩论中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以色列外长就试图从印度领导的声明中吸取灵感。那次，我作了如下的发言：

“以色列代表也提到我国政府在印巴关系上的立场。我必须十分坦率地声明，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而且与正在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把他们政府的立场和印度政府的立场做比较时，忽视了一——我相信他将是第一个体会到这点的——造成这两种不幸局面的不同根源，以及世界不同地区国家关系的各不相同的历史。然而，如果以色列外长坚持将两者进行比较，他就应记住安理会的著名作法即：安理会在一九六五年坚持双方停火的同时也要求双方撤退到各自原来的控制区。从那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正式外交关系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就能够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塔什干举行谈判。”〔第一三七五次会议，第136段。〕

169. 请允许我今天再次提醒以色列代表，最好不要多事，不要涉及印巴问题；然而，如果他一定要从我们这里吸取灵感，那么他就应该竭尽全力说服他的政府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占领的土地上撤军，他就应该说服他的政府不要继续扩大对阿拉伯民族及其领土的占领。

170. 如果象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以色列也准备宣布愿意从其占领区撤军，我们将是高兴的。

171.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17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想就伊拉克代表刚才提到的两点简要地谈一下。

173. 他谈到了在他国家里的犹太人情况。去年夏天，以色列外长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特地

说：“伊拉克当局，特别是秘密警察，以杀害和没收财产的手段威胁犹太人。在巴格达几十名犹太

人被捕，只是在付出巨额赎金后才获释。当局还切断了通往犹太人家中的电话线。一个犹太姑娘被捕后，关到刑事监狱并多次被奸污，后来，只是在她发生休克的状态下才被送走。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每时每刻都在为他们的生命担忧。”

我国外交部长指出了在伊拉克犹太人的财产有被没收的危险。此后，在三月四日，伊拉克政府公布了一项法律，宣布没收所有在伊拉克的犹太人的财产。

174. 伊拉克代表给我们作了一场建造空中楼阁的表演。可是空中楼阁的唯一麻烦就是：只要风儿一吹，它就倒塌。刚才，我曾请伊拉克代表翻阅一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的那个报道。现在我再读一遍，并把最后一段补上：

“以色列农业部宣布，它正在约旦河西岸准备一项发展农业并使之现代化的五年计划。这个部的部长说，以色列专家将训练三万八千名阿拉伯农民学习现代技术，帮助他们从传统的夏季作物转向全年性的农业生产，并种植更多的能盈利的经济作物。官员们强调说这个计划丝毫不表明以色列有意吞并这个地区。”

175. **主席**：伊拉克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答辩。

176.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我断然否认以色列代表所做的和以色列外长信中所提的关于伊拉克犹太人处境的辩解。可是以色列代表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听说过伊拉克犹太人的财产及房屋被炸的任何实例吗？他听说过成百的犹太人无辜地被关进监狱的任何实例吗？他能举出任何象在最近几个月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那样惨遭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和杀害的例子吗？当然他举不出那样的实例。反之，他做了一些毫无根据的、没有被证实、事实上也不可能被证实的辩解，因为这些辩解是不真实的。

177. 在结束我的声明之前，我愿谈谈以色列代表在他的第一次声明中提到的一点，即关于自由战士在他们国家中抵抗占领军和反抗压迫的权利问题。他讲联合国法理精神反对给予这些自由战士以抵抗的权利。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联合国

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表明了国际大家庭支持许多殖民地内自由战士所进行的斗争和行动。如果说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法理精神的话，那精神就是联合国把它本身及其威信明确地作为这些反对殖民压迫和统治的人民的后盾，而以色列军队对阿拉伯地区的占领正是当今世界上存在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一种形式，而且事实上是最糟的一种形式。

178. **主席：**安全理事会今天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人都讲完了。

179. 经过非正式的协商，安理会成员同意，安理会就目前讨论的这个问题进行的下一次会议，应在

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之后举行，但不迟于四月四日下午三时。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180. 会议闭幕之前，我愿感谢那些向我的前任——卓越的塞内加尔代表——表示祝愿的代表们。他们一些人请求将他们的良好祝愿转达给迪奥普先生。因此，我请出席今天我们会议的卓越的塞内加尔代表，把有关对迪奥普先生的良好祝愿转达给他。至于我本人，我愿对那些对我提出良好祝愿和保证与我合作的代表们表示感谢。

下午六时五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